

琴台客聚

《正午報》(中)

李傑大姐曾向我表示，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(一說是一九六一年)，同時有三份報紙存在：《循環日報》、《正午報》、《天方夜報》。

港聞並不怎樣。但國際新聞，往往有過人之處。香港的日間，正是西方的夜晚。《正午報》中午出，可以搶先刊登西方的大新聞。

早上出《循環日報》，中午出《正午報》，下午四時後出《天方夜報》。

《正午報》翻譯課有一個非常資深的翻譯家——劉季伯先生，著有翻譯的專著。他翻譯的新聞稿，都是達意而且生動，可讀性很高。

李傑大姐說，她還兼任《天方夜報》的督印人。

因此，《正午報》的國際版也是十分可觀的。

三報齊發的時期，只維持了兩年。三報之中，最暢銷的是《正午報》。所以管理層決定停辦其餘兩報，只留下《正午報》。

此外，今天無線電視「香港報章社論摘要」，上溯至六十年代的《正午報》已有「各報社論摘要」專欄，把當天早報的社論要點摘出刊登。

我一九六六年入《正午報》，還是它的黃金時期，銷路約有十萬份左右，其中打波(足球)和賽狗日之，銷路有十三萬份。

當時這個專欄是由編輯主任麥天健負責，後來交給我做。很多人認為《正午報》是靠狗經起家的(因當年被視為狗經貼土最準確的報章，其間駐澳門記者、狗評專家麥明先生有很大功勞)，此乃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

《正午報》曾有「午報王」的美稱，意喻銷路較大。

《正午報》「擔紙」(銷路)，還有體育版。《正午報》的波經是十分出色。每當大球場打足球，《正午報》的單張波經，可以一大疊一大疊在球場邊賣錢的。

在《正午報》的狗經、波經和副刊做得特別出眾。

此外，《正午報》的副刊可讀性也很高，不少名家在這裡開專欄，如有老牌名作家曹聚仁的隨筆，影星林黛的爸爸、桂系核心人物、李宗仁的幹將程思遠寫的「政海秘辛」，名家蕭鋼的影壇揭秘等，都是首屈一指的!

在《正午報》的狗經、波經和副刊做得特別出眾。

(《我的報紙生涯》之八)

他總管了《正午報》的所有副刊，而且每一篇副刊文章，包括狗經、波經專欄，他都親自校閱，一絲不苟。

《正午報》的波經是十分出色。每當大球場打足球，《正午報》的單張波經，可以一大疊一大疊在球場邊賣錢的。

每天晚上他都從下午開始，一直工作到凌晨，可謂通宵達旦。在我年輕的內心，他一直是我的嚮高的報人!

互愛

《正午報》因為是中午出紙，

哥，到開場時主持發現了低調到場的徐小鳳。

《正午報》因為是中午出紙，

我與愛生命活動的朋友認識時間不長，他們是馬來西亞顏氏一族，一家人十分好客，而且是一個非常團結的家族，對九十歲的老母親很敬重很愛錫，兄弟姐妹很團結，做一件事全家必出動，而今次來港為姐妹籌劃的愛生命演唱會，亦全家來港參與!

爽姐私語

林爽兒



■和諧共融的一家! 作者提供

又唱又跳又有名家表演，得要不少人的支持贊助。一個名為「愛生命慈善音樂會」便在有心有金的條件下完成!

見到這樣的一個家族，令我非常羨慕，如果每個家庭都能像他們那樣融洽互愛，相信社會會變得更加和諧，世界會變得更加美好!

音樂會得到名家的支持，包括大會製作顧問丘亞葵、音樂總監及大會音樂顧問杜自持、創作顧問及主持顏聯武，以及 Dance Glore的Jean Ngan是整個活動的靈魂，她把音樂和舞蹈帶到每個充滿愛的朋友和家人的心坎裡，活動為自閉症兒童、為傷殘朋友籌款!

餵中藥經驗分享

演出者包括最細有三、四歲小朋友、有學生組成的K-Pop勁舞、有陳氏兄弟的獨唱、有孖生姐妹花串連整個演唱會唱了多首中英文歌，還有孖生姐妹作曲的《愛生命》、《唱出幸福》、《月的故事》，有副磁性聲音的主持顏聯武為觀眾演繹了很多首動人歌曲，有沙畫表演，及重量級杜自持鋼琴、二胡演奏家霍世潔、古箏演奏家鄧立珊合作演奏很具代表性的《梁祝》。節目是異常豐富!

活動中來了幾位重量級人物，胡楓帶着孫和曾孫以及好友十一

不喝就停機，後來給他看動畫，一吸就播放，一停就機也停，這方法喝得很快，也不太介意味道。當然，很多家長不想太早給孩子看動畫、電視、電腦，也可以試試發聲圖書或點讀筆圖書。

路地觀察

湯禎兆

3.有些家長心軟會餵他東西輔助，一般來說，中醫師會開甘草粉一類，讓藥不致太苦，但其他「送口」真的可免則免，尤其有藥性的，例如蜜糖。真的想加糖可用麥芽糖，舊土多及一些小食店都有售，糖類中它對藥性的干擾較低。切忌用生冷酸奶的東西去送，完全影響藥性。

很多網友問怎樣餵孩子喝中藥，故想整理一下經驗。

有時孩子喝不完，我們會把中藥再翻袋泡開。服藥後一小時可以吃粥，可以帶藥運行得好一些，增強藥效，補償喝不完的不足。但當然盡量要跟醫師的煲法，很多人喜歡藥粉，因為可以用少一點水。我自己感覺是明火煲的藥效較強，較少的劑數已會康復，要好好服完。有些家長說自己也會服藥調理身子，同時間和孩子都要喝中藥，孩子會乖乖照做。我忽發狂想：用黑朱古力粉滿一碗出來，不知能否製造「共同進退」的感覺?

小兒子自出世起已沒有什麼化學藥物干擾，很少生病，故不常吃中藥，去到戒母乳後，才要第一次喝中藥，不太習慣，所以也用了很多時間。

總括而言，心定則安，不用太怕孩子不喝藥。他不信任父母，反抗太大，也一定程度反映出親子關係。父母堅定，孩子會感覺到的;父母對他們好，孩子也一樣感覺到的。

大兒子喝慣中藥，起初用針筒餵，會有反抗，慢慢就習慣了，知道喝了會康復，就開始不抗拒。三歲已稱自己為「苦苦王子」，每逢有點點咳嗽，已會主動問是否要喝中藥，比我們還心急。現在都是用吸管喝，一分鐘也不用，愈喝愈快。

以下是一點心得：

1.大人要堅定，孩子亦要相信醫師。醫師如老師，一句說話勝過家長說十次，醫師叫他回家要乖，好好服藥，孩子都會聽。回家後，不要說是苦藥，也不用說要用什麼「送口」，堅定地告訴他——這是對你好的，要好好服完。有些家長說自己也會服藥調理身子，同時間和孩子都要喝中藥，孩子會乖乖照做。我忽發狂想：用黑朱古力粉滿一碗出來，不知能否製造「共同進退」的感覺?

2.孩子還小時，我們有用發聲玩具，邊讓他看，邊讓他喝。

2.孩子還小時，我們有用發聲玩具，邊讓他看，邊讓他喝。

天言知玄

楊天命

醫者，能自醫乎?

玄學家其實也扮演著傾聽者的角色，每次見客人，都可能會被對方交託許多秘密和情緒。天命涉獵過不同領域的知識，除了玄學，也可以從其它角度(如經濟、心理、中醫等等)來解釋問題、給出建議。

或到外地透透氣，利用旅行、冥想等方法令自己內心回歸平靜，然後像重新「開機」一樣，以新的心情面對生活。

有時候，天命也覺得自己就像他們的「醫生」一樣。但當「醫生」面臨問題，又該怎麼辦呢?

後來與一位修讀心理學的朋友聊天，才知道這其實也有心理學依據。皆因我們的「身體狀況」(如失眠、心悸等)、「行為」(如哭泣、不願與人交談等)和「想法」這三點，是相互影響的。我們能夠通過改變其中一者，來影響其他兩者。

同一個煩惱，若發生在自己身上，我雖然同樣知道答案，但情緒難免還是起伏不定。或許正因如此，當客人傾吐心聲時，我更能感同身受。

當然，受嚴重情緒困擾的人，或許連「傾訴」也難以做到，這就需要更為專業的心理輔導去介入，我們也無須責怪他們。

真正的醫生若生病了，可以找他專科醫生，但玄學家呢?其實當我有煩惱的時候，有時也會感到「求救無門」，又或者是，我也知道解決的方法，但難免知易行難。

能醫治別人，固然可喜，但對於每個人而言，若能戰勝自己、治癒自己，或許需要更高的智慧。

但天命是否完全束手無策呢?其實也不是。我往往會與摯友聊天，

水過留痕

少華兵

歲月的洗禮

偶爾看到日本藝能界「一代偶像」山口百惠和丈夫三浦友和的近照，有人感嘆地說：「女神當年的氣質仍在，只是身材有點發福，變成『肥師奶』了!」歲月催人，誰也避免不了歲月洗禮過的痕跡，正常。

記憶中一位香港演藝界的故人說過，當年紅透東南亞(包括海峽兩岸暨香港)的山口百惠，與三浦友和婚後就完全在日本藝能界引退，那時在多位藝人仍熱衷爭著自封為巨星的藝能界，山口百惠這種「淡然」退隱舉動，確實令人「耳目一新」。猶記得山口百惠在告別演唱會最後一場唱罷最後一曲時，她將「咪高峰」放在台上，然後悄然離開舞台的一幕，令萬千觀眾淚流滿面，同時告訴大家，她山口百惠曾寫下的傳奇影藝生涯，此刻同樣畫上「休止符」了，她將自己在日本藝能界所得的一切榮耀，永遠留在舞台。

在日本藝能界有這樣的「名言」：歌星「紅」不過兩三年，但這說法放在山口百惠身上是「無效」的，她的人氣至今仍然長盛;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(日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)的日本經濟起飛，人民的生活漸入佳境，而山口百惠給人的印象是樣子清純，有著甜蜜的笑容，清澈如水的眼眸，顯得既有氣質又溫柔善良，可愛中不失善解人意，卻又有淡淡的憂傷，是一種脫俗的魅力(同時改變了日本給人嗜血、殘忍、侵略的壞印象)，令日本人覺得山口百惠就是日本「美好」時代的象徵，所以山口百惠成為一代偶像女神之名，歷久不衰。

山口百惠在擁有輝煌事業巔峰和將最明亮自己的奉獻予觀眾時，卻毅然拋下一切嫁予男星三浦友和，她說：「幸福是自己的，與別人無關!」誰可以永保青春，但珍惜相愛執子之手與子偕老，就是有幸福陪伴一生，她和三浦友和深明此道。

山口百惠成為一代偶像女神之名，歷久不衰。

山口百惠在擁有輝煌事業巔峰和將最明亮自己的奉獻予觀眾時，卻毅然拋下一切嫁予男星三浦友和，她說：「幸福是自己的，與別人無關!」誰可以永保青春，但珍惜相愛執子之手與子偕老，就是有幸福陪伴一生，她和三浦友和深明此道。

忽然的金枝玉葉



百家廊

袁星

栽植花草，我都是選喜歡的那些。看不上眼的，沒時間搭理，也沒多餘的花盆。就是有時聞有花盆，也懶得去理睬。不感興趣的，自然不在心上。

栽種花草，我都是選喜歡的那些。看不上眼的，沒時間搭理，也沒多餘的花盆。就是有時聞有花盆，也懶得去理睬。不感興趣的，自然不在心上。

擺在窗台上的那幾盆花，一盆虎皮蘭，一盆碰碰香，一盆葉小梗細的不知名字的花，原來還有一盆吊蘭的，送人了。幾盆花中，只有碰碰香是我喜歡的。第一次見碰碰香，就被其吸引，我從別的科室掐了兩枝帶葉的梗塞過來，扦插到鬆軟的盆土中。盆是專門為碰碰香買的陶瓷花盆，底部帶一個與之連在一起的花托，也是薄瓷製成，看上去清亮素雅。這種薄瓷花盆，摸上去滑爽，花托和花盆出自同一廠家，通體比較搭配。家院中有幾個空泥盆，相對粗糙些，也沒有相似材質的花托，灰白色的塑料花托與之不搭，也不耐用。喜歡的花，放室內窗台上養，一定得配上一個外觀整潔的花盆，看着舒心。碰碰香盆中的土壤，是我在路邊花壇的那些針葉草底下挖的，土質十分鬆軟，有腐葉的緣故，顏色黑黑的，透氣性也強。好盆好土配好花，這是我多年來一貫的養花習慣。

栽種花草，我都是選喜歡的那些。看不上眼的，沒時間搭理，也沒多餘的花盆。就是有時聞有花盆，也懶得去理睬。不感興趣的，自然不在心上。

那棵不知名字的植物，不曉得開不開花，應該是賞葉的。葉子對生，從枝葉頂端往下看有點像四葉草。但與四葉草顯然不是一種植物。這種植物的葉子油綠，略顯肥厚。梗莖有些腫脹，肥嫩嫩的，似乎一折就斷。閒下來時，有時不經意瞟它一眼，病怏怏的，感覺不像能越冬的樣子。從枝到葉，都沒有讓我喜歡的理由。這樣的花，拔出來扔掉有些殘忍，畢竟拔出來就會死掉，不扔也不想給它換盆。我不喜歡這種花，那些閒置的大花盆留給未來的某種花，姑且讓它呆在那個小花盆中，自生自滅吧!

栽種花草，我都是選喜歡的那些。看不上眼的，沒時間搭理，也沒多餘的花盆。就是有時聞有花盆，也懶得去理睬。不感興趣的，自然不在心上。

有一天，母親突然帶回家一盆花，說是在集市上買的，是含苞待放的臘梅。那棵花，沒有葉子，只有一個十幾厘米長的獨枝，枝上有幾個小花生米大的芽子。芽子鮮活飽滿，像是花蕾。沒養過臘梅花，卻知其漂亮。中午，我隨即去集市上買了個和那栽着碰碰香花一樣的花盆。兩個花盆應該是一個廠家的，型號、材質和圖案也相同，放在一起恰是一對。然後又匆匆去路邊花壇，挖了

栽種花草，我都是選喜歡的那些。看不上眼的，沒時間搭理，也沒多餘的花盆。就是有時聞有花盆，也懶得去理睬。不感興趣的，自然不在心上。

栽種花草，我都是選喜歡的那些。看不上眼的，沒時間搭理，也沒多餘的花盆。就是有時聞有花盆，也懶得去理睬。不感興趣的，自然不在心上。

栽種花草，我都是選喜歡的那些。看不上眼的，沒時間搭理，也沒多餘的花盆。就是有時聞有花盆，也懶得去理睬。不感興趣的，自然不在心上。

寂寞香港三月天

晴情萬里

趙顯飛

三月到四月，整個朋友圈都是賞花人。在北京，長安街上的白玉蘭，映着朱紅色的宮牆，宛若一軸工筆畫。玉淵潭的櫻花粉白明媚，樹下遊人湧湧。明城牆遺址上的梅花、元大都遺址上的西府海棠、法源寺裡的丁香花，無不繁花似錦，錦繡成堆。在西安，大慈恩寺裡杏花微雨，護城河上的桃花飛紅流雲，興慶宮中鬱金香燦爛成海。在上海，在武漢，在太湖畔，一樹一樹櫻花下，身着漢服的年輕人，釵環叮噠，裙裾飛揚，舉手投足，一顰一笑，恍如剛剛從館藏的國畫裡走出來的人物。江西、四川、雲南，漫山遍野盛放的油菜花，蝶舞蜂忙，蔚為壯觀。

三月到四月，整個朋友圈都是賞花人。在北京，長安街上的白玉蘭，映着朱紅色的宮牆，宛若一軸工筆畫。玉淵潭的櫻花粉白明媚，樹下遊人湧湧。明城牆遺址上的梅花、元大都遺址上的西府海棠、法源寺裡的丁香花，無不繁花似錦，錦繡成堆。在西安，大慈恩寺裡杏花微雨，護城河上的桃花飛紅流雲，興慶宮中鬱金香燦爛成海。在上海，在武漢，在太湖畔，一樹一樹櫻花下，身着漢服的年輕人，釵環叮噠，裙裾飛揚，舉手投足，一顰一笑，恍如剛剛從館藏的國畫裡走出來的人物。江西、四川、雲南，漫山遍野盛放的油菜花，蝶舞蜂忙，蔚為壯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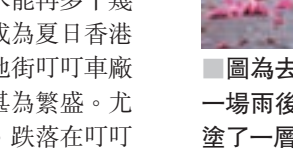
其實，春天的香港並非無花可賞，只是開花的樹木數量和分佈過於稀疏，難以形成視覺上的震撼之勢。譬如將軍澳的單車公園，只有十一株櫻花，大埔的海濱公園亦僅有四、五株櫻花。大帽山扶輪公園的櫻花園內，稍微多一些，有四十多株櫻花。就是貴為香港市花的紫荊花，也並沒有能得到優待，雖在街頭巷尾都能見到，但種植規模有限，始終難成氣勢。除此之外，南昌公園有一小片黃花風鈴木，元洲邨有一條稍有規模的簕杜鵑花道。

其實，春天的香港並非無花可賞，只是開花的樹木數量和分佈過於稀疏，難以形成視覺上的震撼之勢。譬如將軍澳的單車公園，只有十一株櫻花，大埔的海濱公園亦僅有四、五株櫻花。大帽山扶輪公園的櫻花園內，稍微多一些，有四十多株櫻花。就是貴為香港市花的紫荊花，也並沒有能得到優待，雖在街頭巷尾都能見到，但種植規模有限，始終難成氣勢。除此之外，南昌公園有一小片黃花風鈴木，元洲邨有一條稍有規模的簕杜鵑花道。

其實，春天的香港並非無花可賞，只是開花的樹木數量和分佈過於稀疏，難以形成視覺上的震撼之勢。譬如將軍澳的單車公園，只有十一株櫻花，大埔的海濱公園亦僅有四、五株櫻花。大帽山扶輪公園的櫻花園內，稍微多一些，有四十多株櫻花。就是貴為香港市花的紫荊花，也並沒有能得到優待，雖在街頭巷尾都能見到，但種植規模有限，始終難成氣勢。除此之外，南昌公園有一小片黃花風鈴木，元洲邨有一條稍有規模的簕杜鵑花道。

其實，春天的香港並非無花可賞，只是開花的樹木數量和分佈過於稀疏，難以形成視覺上的震撼之勢。譬如將軍澳的單車公園，只有十一株櫻花，大埔的海濱公園亦僅有四、五株櫻花。大帽山扶輪公園的櫻花園內，稍微多一些，有四十多株櫻花。就是貴為香港市花的紫荊花，也並沒有能得到優待，雖在街頭巷尾都能見到，但種植規模有限，始終難成氣勢。除此之外，南昌公園有一小片黃花風鈴木，元洲邨有一條稍有規模的簕杜鵑花道。

其實，春天的香港並非無花可賞，只是開花的樹木數量和分佈過於稀疏，難以形成視覺上的震撼之勢。譬如將軍澳的單車公園，只有十一株櫻花，大埔的海濱公園亦僅有四、五株櫻花。大帽山扶輪公園的櫻花園內，稍微多一些，有四十多株櫻花。就是貴為香港市花的紫荊花，也並沒有能得到優待，雖在街頭巷尾都能見到，但種植規模有限，始終難成氣勢。除此之外，南昌公園有一小片黃花風鈴木，元洲邨有一條稍有規模的簕杜鵑花道。



圖為去年拍攝於屈地街叮叮車站路，一場雨後，紫荊花落在叮叮車軌上，如同塗了一層胭脂，甚為美麗。 作者提供